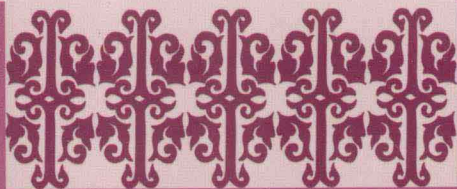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10

中世纪的圣战者： 圣殿骑士团

郭建淮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世界文明史研究丛书 10

中世纪的圣战者： 圣殿骑士团

郭建淮 /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世纪的圣战者: 圣殿骑士团/ 郭建淮著.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206-07581-0

I. ①中…

II. ①郭…

III. ①基督教史-欧洲-中世纪

IV. ①B97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3391号

中世纪的圣战者: 圣殿骑士团

著 者: 郭建淮

责任编辑: 谷艳秋

封面设计: 美印设计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 130022)

印 刷: 长春永恒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960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221千字

标准书号: ISBN 978-7-206-07581-0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4.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引言

圣殿骑士团诞生初期，并未引起基督教世界的注意。9个原创骑士默默承担着保护西方朝圣者的职能。他们在朝圣道路沿线猎杀野兽，肃清盗匪，防备穆斯林对朝圣者的袭击。1129年的特鲁瓦宗教会议是一个里程碑。西方骑士的踊跃加入和西方基督徒潮水般的捐赠使圣殿骑士团迅速完成了职能的转变：从一支势单力薄的警察式队伍一跃而成为十字军国家的主力军。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圣殿骑士团驻守于各地的城堡和要塞中，保卫着十字军国家的领土，时常参与对穆斯林国家的远征。当西方十字军到来时，他们在历次战役中冲锋陷阵，或者充当后卫防备敌人对十字军部队的骚扰。他们的英勇善战大大鼓舞了十字军士气，许多西方骑士愿意在圣殿骑士团旗帜下作战。圣殿骑士团拥有僧侣的虔诚和武士的勇气，它在东方的英雄事迹享誉整个基督教世界。

圣殿骑士团的结局与它的创立宗旨形成了巨大反差，令世人震惊，因此，圣殿骑士团审判成为舆论的焦点。但是，圣殿骑士团被取缔以后，黑死病开始在欧洲肆虐，紧接着是英、法百年战争和英国的玫瑰战争。这几个重大历史事件及其影响转移了西方的注意力，圣殿骑士团的形象越来越模糊，慢慢淡出公众的视野。

本世纪初，美国作家丹·布朗将圣殿骑士团重新投入世界公众的视野。他的小说《达·芬奇密码》称，以色列王大卫的后代是耶稣，耶稣的后裔是洛林公爵戈弗雷·德·布雍。戈弗雷成为耶路撒冷王国的统治者以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世秘密——即传说中的圣杯，建立了郇山隐修会；后者为了挖掘所罗门圣殿下的财宝，又组建了圣殿骑士团。但是，这两个组织在1188年脱离了“母子”关系；1307年，圣殿骑士团在西方遭到取缔，而郇山隐修会秘密地延续下来，直到今天还守护着圣杯。这个圣杯是小说中的各方争夺的对象，最终使当今卢浮宫博物馆的馆长雅克·索尼埃——其真实身

份是郇山隐修会的会长——遭遇杀身之祸。

《达·芬奇密码》自2003年3月问世以来，连续40周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首，还被翻译成了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国出版。至2006年7月为止，它的中文版已被印刷了28次。它之所以引起轰动效应，是因为它刺激了社会各界的神经。书中声称耶稣结婚并育有后代，因而被天主教会视为大逆不道；书中故事因虚构了现存的宗教组织，如天主事工会的阴谋而遭到后者的抗议；为了小说情节的需要，作者对史实多有歪曲，这也引起了史学界的反感。而一般读者在欣赏扣人心弦的故事之余，也对书中多处描写的圣殿骑士团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久之前，它只是史学界和科研机构研究的对象。许多中国读者正是通过《达·芬奇密码》才知道圣殿骑士团的。

虽然史学界对《达·芬奇密码》歪曲历史的行为多有诟病，但是史学家们也有必要正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达·芬奇密码》是一部文学作品，虚构是文学家惯常使用的创作手法；第二，对许多有关圣殿骑士团的历史问题，史学界至今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这为传奇作家们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第三，作者虽然虚构了小说情节，但是书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史学界的争论，比如，罗马教廷是出于什么目的取缔了圣殿骑士团，对圣殿骑士团的指控是否属实，等等；第四，小说创作的素材来自民间流传已久的传说，而传说又是以特有的民族、历史和文化为背景。从这个角度来看，《达·芬奇密码》并非完全无中生有。

早在19世纪初，圣殿骑士团就引起了法学界和史学界的注意，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它成为西方史学研究的热点。《达·芬奇密码》将问题推到公众面前，引起了非西方国家的史学界对圣殿骑士团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畅销书推动了史学研究。

圣殿骑士团是保卫十字军国家的生力军。它的活动范围在地中海两岸：西方是它的大后方，东方是它的主要战场。作为一个基督教圣战组织，它不仅影响了十字军运动的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东西方文明的进程。但是，它的核心档案丢失造成了史料严重不足，使人们在很多问题上都无法形成一致的结论。本文的研究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圣殿骑士团的兴起；二是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及其对基督教圣战理论的发展；三是圣殿骑士团的灭亡。

今天，在世界上，特别是在圣殿骑士团活动过的中东，还有为数不少的

圣战组织存在。虽然这些组织不一定与圣殿骑士团有什么关联，但是它们利用某种宗教理论为自己的成员洗脑，允诺为宗教目的而牺牲可以直接进入天国，成为殉道者。这种模式与圣殿骑士团所开创的军事僧团极其相似。虽然古今圣战组织所产生的背景不同，政治诉求各异，但是对圣殿骑士团的研究仍然可以成为了解当今圣战组织的一把钥匙。

目 录

- 1 / 引 言
- 1 / 第一章 国内外圣殿骑士团研究综述
- 1 / 一、国外圣殿骑士团研究综述
- 1 / (一) 12 - 18 世纪西方的研究
- 7 / (二)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西方的研究
- 14 / (三) 20 世纪初期以来西方的研究
- 22 / 二、国内圣殿骑士团研究综述
- 25 / 第二章 圣殿骑士团的兴起
- 25 / 一、十字军运动与十字军国家
- 25 / (一) 十字军运动的发起
- 45 / (二)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和十字军国家的建立
- 58 / 二、圣殿骑士团的兴起
- 58 / (一) 圣殿骑士团的创建者
- 63 / (二) 圣殿骑士团的诞生时间和创始成员
- 66 / (三) 圣殿骑士团成立的背景和场合

74 /	第三章 圣殿骑士团的发展
74 /	一、罗马教廷的支持：特鲁瓦会议与圣殿骑士团特权
74 /	(一) 特鲁瓦会议和圣殿骑士团章程
83 /	(二) 圣殿骑士团特权
84 /	二、圣殿骑士团经济实力的增长
84 /	(一) 基督徒的捐赠：西欧
90 /	(二) 基督徒的捐赠：东欧
92 /	三、圣殿骑士团行政网络的形成
92 /	(一) 职衔
93 /	(二) 行政机构
97 /	四、圣殿骑士团的军事实力及其职能转型
97 /	(一) 军事实力
101 /	(二) 职能转型
103 /	第四章 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
103 /	一、圣殿骑士团与基督教圣战理论
103 /	(一) 圣殿骑士团是否借鉴了外来模式？
106 /	(二) 基督教的战争理论
113 /	(三) 圣殿骑士团对基督教圣战理论的突破
123 /	(四) 圣殿骑士团的复制
128 /	二、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作用
128 /	(一) 圣地的守护者
136 /	(二) 圣殿骑士团与东西方政治
149 /	(三) 圣战的副产品：圣殿骑士团的金融职能

157 /	第五章 圣殿骑士团审判及其灭亡
157 /	一、圣殿骑士团审判
157 /	(一) 旷世奇案
162 /	(二) 圣殿骑士团的罪名是否成立?
170 /	二、审判动机
170 /	(一) 同代人的猜测
173 /	(二) 现代人的看法——一个公论
179 /	(三) 圣殿骑士团灭亡的真正原因
186 /	结 语
193 /	参考文献
201 /	附 录 圣殿骑士团总团长列表
202 /	致 谢

第一章

国内外圣殿骑士团研究综述

圣殿骑士团是中世纪西方的教会组织，但是它与其它教会组织有着显著差别。它拥有一支常备军，职能是保卫十字军国家，因而成为十字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衰与十字军运动息息相关，影响到东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及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近几十年来，随着十字军研究的深化，它逐渐成为西方学术热点。本书拟从兴衰的角度对圣殿骑士团进行专题研究，不可避免地需要借助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对国内外——特别是西方的相关研究状况加以综述和分析是必要的。

一、国外圣殿骑士团研究综述

(一) 12-18 世纪西方的研究

关于圣殿骑士团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 12 世纪 20 年代末。圣殿骑士团既为僧侣，也参与对异教徒作战。这种全新模式在西方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质疑和反对者沿袭了基督教会传统观念，认为僧侣应该远离尘世，间或从事一些慈善活动，打仗是世俗骑士的事情。圣殿骑士既然发愿服从、守贫和禁欲，就应该呆在修道院里，沉思冥想，全心全意侍奉上帝。

但是，圣殿骑士团的支持者们并不认同传统观念，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明谷的圣伯尔纳（1090-1153）。圣伯尔纳是法国基督教神学家，明谷修道院的创建人和院长，先后在欧洲创办了 160 座修道院，其宗教虔诚和神学造诣令教皇和欧洲君主难以望其项背。听到圣殿骑士团成立的消息时，他积

极活动，促成了1129年特鲁瓦宗教会议的召开。这次会议赋予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地位，并委托圣伯尔纳为圣殿骑士团起草一部章程。虽然章程最终由与会人员讨论决定，但是其中更多地体现了它的起草人对圣殿骑士团的认识。在全文72章中，多数是关于苦修，斋戒，祈祷的清规戒律，对军事方面规定得不多。显然，熟悉修道院生活的教父们并没有将僧侣规范与圣殿骑士团的职能有机结合起来。章程反映了11世纪晚期西方社会的禁欲冲动和反物质渴望，^①但没有充分体现圣殿骑士团的军事特征。这次会议不久，罗马教皇又颁发诏书确认了会议精神。但是，对于这种集宗教和军事于一体的军事僧团模式，仍然有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为了应对怀疑和批评，圣伯尔纳在圣殿骑士团总团长佩恩的雨果请求之下，又撰文《新骑士颂》，澄清疑问，为圣殿骑士团辩护。

特鲁瓦宗教会议确认了圣殿骑士团在基督教世界的合法存在，圣殿骑士团章程塑造了圣殿骑士团，《新骑士颂》打消了社会上对圣殿骑士团的疑虑，从此，圣殿骑士团开始被西方广泛接受，导致了源源不断的财物捐赠和西方骑士的踊跃加入。可以说，特鲁瓦会议、圣殿骑士团章程和《新骑士颂》对于圣殿骑士团的制度建设和发展壮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三者都与圣伯尔纳有直接的关系。因此，圣殿骑士们一般认为，是圣伯尔纳缔造了圣殿骑士团。^②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圣殿骑士团章程和《新骑士颂》不仅打造了圣殿骑士团，也是对圣殿骑士团的最早研究成果：正是这两份文件确定了圣殿骑士团的最终职能，将其诞生的神学意义和现实意义昭示天下。它们的要义是：僧侣对异教徒作战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值得称颂的。此后的200年内，这种观点占据了压倒性优势，圣殿骑士团作为天主教世界的一种模式一再得到复制。

圣殿骑士团的地位得到罗马教廷的承认和确认以后，影响迅速扩大。自然，它也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而且其形象基本上是正面的。《蓬修伯爵的女儿》是现存最早涉及圣殿骑士团的文学传奇之一，创作于1200年。故事以蓬修伯爵的女儿和女婿朝圣开始，二人途中遭遇袭击，她被歹徒轮奸后落到一位穆斯林苏丹手中。为了灵魂安宁，伯爵翁婿二人长途跋涉到圣地朝圣，

^① Malcolm Barber, *The New Knighthood: 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5.

^② Helen Nicholson, *The Knights Templar: A New History*, Stroud: Sutton Publishing, 2001, p. 28.

在圣殿骑士团修行。1年后，他们返回法国，途中被那位苏丹——伯爵女儿的现任丈夫——俘虏。女儿设法救出父亲和前任丈夫，最后全家人在商人和圣殿骑士团资助下返回故土。^① 这个故事反映了圣殿骑士团真实的一面：由于拥有虔诚的社会形象，它经常被基督徒当作赎罪修行的场所。许多基督徒为了求得灵魂安宁而加入圣殿骑士团。有的人在尘世犯了罪，以求通过入团苦修而补过；有的在临终时入团，希望被埋葬在圣殿骑士团的墓地。

记述12世纪圣殿骑士团在东方活动的编年史学家主要有4位，分别是推罗^②的大主教威廉（约1130 - 约1184），安条克的基督教一性论派牧首“叙利亚人迈克尔”（1126 - 1199），牛津的领班神甫沃尔特·马普（1130/1135 - 1210）和耶路撒冷伊贝林家族的巴里安二世的家臣厄努尔（？ - 约1194年）。在这4人中，推罗的威廉离圣殿骑士团的活动空间最近，其著作被认为可信度最高。

威廉年轻时在法国学习“七艺”和神学，在意大利的波伦亚学习法律，1165年返回耶路撒冷，先后担任阿卡城牧师，推罗城副主教，推罗城大主教和耶路撒冷国王秘书，曾代表国王出使西方和拜占庭。他的编年史（*Historia rerum in partibus transmarinis gestarum*）涵盖了1095 - 1184年间十字军国家的历史，以拉丁语写成，在13世纪被译为法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是同代史学家经常引用的史料；其拉丁语原文初版于1549年，以后多次重版，其中荷兰学者R. B. C. 惠更斯1986年的版本被学界视为权威和标准。^③ 这部作品洋洋洒洒近千页，内容包罗万象，涉及到十字军运动，十字军国家，教会，拜占庭帝国等各个方面，是同代和后世史学家取之不尽的资料源泉。不过，全书的中心是十字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活动。圣殿骑士团作为集宗教和军事为一体的组织，自然在作者的视野之内。现代史学家在使用威廉所提供的史料时，也注意到了这部编年史的缺点：首先，威廉在记述历史时，经常弄错日期——这大概与他没有参与和目睹所有历史事件有关；其次，虽然被后世称为史学家，但是他的官方身份是耶路撒冷王国推罗城大主教和王室秘书。他在评价圣地所发生的事件时，自然有自己的立场。比如，

① Evelin Lord, *The Knights Templar In Britai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2, p. 210.

② 黎巴嫩南部港口城市，腓尼基古国的首都，又译“提尔”，今名“苏尔”。

③ Peter W. Edbury and John Gordon Rowe, *William of Tyre: Historian of the Latin Eas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p. 5.

在评价俗权与教权之争时，他就明显地站在教会一边。他关于教会与国家的观念实际上代表了中世纪天主教会的官方哲学；最后，在涉及圣殿骑士团与地方教会之争时，他明显地站在地方教会一边。圣殿骑士团在特鲁瓦会议以后被教皇授予免交什一税和在停圣事期间举行圣事的特权，实际上损害了地方教会的利益。为此，在第三次拉特兰宗教会议（1179年）上，圣父们纷纷指责以圣殿骑士团为首的军事僧团滥用权利。地方教会对圣殿骑士团的敌意在威廉的编年史中随处可见。威廉对圣殿骑士团的评价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明谷的圣伯尔纳和推罗的威廉是圣殿骑士团的同时代作家，他们不仅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原始史料，也成为圣殿骑士团研究的先驱者。

14世纪初期，圣殿骑士团审判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以圣战为宗旨，以保卫圣地为使命的圣殿骑士团成为异端裁判所审判的对象。人们对此感到震惊和困惑，圣殿骑士团有罪与否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然而，圣殿骑士团1312年被取缔以后不久，黑死病便开始在欧洲肆虐，紧跟着是英法百年战争和英国的玫瑰战争。这几个重大事件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圣地的丢失标志着十字军运动的失败。虽然罗马教廷一直在讨论重新收复圣地的计划，但是仍然难以阻止人们宗教热情的消退。而且，在西方打得不可开交的君主和贵族根本无暇他顾。因此，教皇一厢情愿的东征计划一次次流产。十字军运动的失败也使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天主教会的腐化堕落日益成为人们诟病的对象。与此同时，欧洲社会内部的世俗元素已经开始暗流涌动，人们反思着过去，憧憬着未来，一个崭新的世界观正在形成之中。所有这一切使圣殿骑士团事件变得黯然无光，最终从公众的视线中消失，被淹没在一系列纠缠不清的传说之中。当然，它也不再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因此，直到19世纪，关于圣殿骑士团的著作寥若晨星。基本上，这些屈指可数的著述可以分为2种观点：圣殿骑士团有罪说和圣殿骑士团无罪说。学界的分歧之所以如此鲜明，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罗马教廷对圣殿骑士团的判决十分暧昧：一方面说现有证据不足以判其有罪，另一方面又因为“对它的指控已经败坏了它的名声，已经不能指望它还能吸收善良的人加入

而取缔了它”。^① 这种暧昧态度使后世无所依从；第二，圣殿骑士团的任务是保卫十字军国家，捍卫基督教正统信仰，但是最后却被指控为异端。这种反差可能是后世关于圣殿骑士团的争论的主要原因；第三，圣殿骑士团官方档案的丢失使史学界无法对许多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答复。虽然圣殿骑士团研究现在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这些因素仍然在发挥作用。为了呈现学术发展的完整脉络，以下简称之。

在16世纪德国对巫女的全面清剿运动中，德国作家H. 科尼利厄斯·阿格里帕（Henry Cornelius Agrippa）于1531年出版了《神秘哲学》一书，意在宣传巫术的危害性和对社会异己进行迫害的合法性。书中，圣殿骑士团被当作恶意使用魔术或巫术的典型。此书并未提出新的证据，它的材料来自于异端裁判所对圣殿骑士团的审判记录：在神秘仪式上使用魔术或巫术是圣殿骑士团的罪状之一。因此，此书没有什么学术价值。但是它经过多次重版，已经把“圣殿骑士团有罪”这一观点植根于公众心目中。不过，圣殿骑士团也有同情者。1583年，让·博丹出版了《共同体的六部书》一书。其观点与上述《神秘哲学》针锋相对，称圣殿骑士团事件是当权者迫害少数异类的典型例子。^②

在宗教改革时期，圣殿骑士团被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英国圣公会作家托马斯·富勒（1608-1661）将圣殿骑士团形容为“襁褓中的婴儿，受到耶路撒冷国王和牧首的百般呵护，直到它重得压碎他们的膝盖。而这些忘恩负义的圣殿骑士们一旦自己羽毛丰满，便拔光了养育他们的母亲身上的羽毛。”^③ 稍后于托马斯·富勒的新教徒作家尼古拉·格特勒在其1691年的《圣殿骑士团史》中宣称，圣殿骑士团拥有天主教会的邪恶品质。在这些文字中，推罗的威廉的影响依稀可见，不过作者是借圣殿骑士团事件以抨击天主教会的堕落——因为圣殿骑士团直属于罗马教廷。新教徒通过贬低圣殿骑士团以攻击天主教会，但是也有人通过歌颂圣殿骑士团达到同样的目的。同

① N. P. Tanner ed., "Decrees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s", vol. 1 (London, Sheed and Ward, 1990), pp. 336-343, in Malcolm Barber and Keith Bate eds., *The Templars: selected source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Manchester 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309-318.

② Evelin Lord, *The Knights Templar In Britai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2, p. 208.

③ Thomas Fuller, *The History of the Holy War*, London, 1840 (originally 1639), pp. 71, 92, 191, 242-247, 271-273, 转引自 Malcolm Barber, *The New Knighthood: 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16.

时期的乔治·巴克（Sir George Buc）和艾里亚斯·艾什莫尔（Elias Ashmole）极力赞颂圣殿骑士团的虔诚，将其描述为天主教会的牺牲品。^①

启蒙运动时期，君主专制制度是批评和攻击的对象。不过，为其辩护者也大有人在。圣殿骑士团经常成为这场论战的工具。一些作家搜集了大量证明圣殿骑士团有罪的材料，旨在为镇压它的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辩护。比如，王室图书馆的的管理员皮埃尔·杜比（Pierre Du Puy）在1654年出版的《圣殿骑士团史》中用大量审判材料证明：圣殿骑士团早在灭亡前1个世纪已经堕落了。此书于1751年再版，可见其影响巨大。然而，另一阵营也在利用圣殿骑士团论证自己的政治诉求。1789年，即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还有一些天主教组织在为圣殿骑士团辩护，其中就有普雷蒙特雷修会^②的作家和埃提沃修道院的院长R. P. M. 让。他的《对圣殿骑士团的评论与辩护》一书就是为了批驳尼古拉·格特勒和皮埃尔·杜比而作。不过，他证实圣殿骑士团的清白旨在为天主教会辩护。

中世纪的圣殿骑士团研究带有典型的时代特征。^③ 基督教在中世纪处于万流归宗的地位，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带有宗教的烙印。圣殿骑士团以基督教圣战为宗旨，以保卫圣地为职能，为十字军事业付出了惨重牺牲，表现了高度的宗教虔诚，所以它诞生初期，备受社会各界称颂；但是，当它利用教皇授予的特权最大限度地扩充经济实力时，就不可避免地地方教会的利益发生冲突，比如，圣殿骑士团地产免交十一税就大大减少了教会收入。它的行为在教会作家的眼中就是贪婪和傲慢，因而经常受到指责和批评；圣殿骑士团受基督徒供养，承担着保卫圣地的责任，所以在西方急于追究圣地丢失责任时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指责和批评；14世纪以后，圣殿骑士团的影响越来越弱，但是欧洲直到19世纪仍然是一个宗教情绪浓厚的社会，偏见和不宽容仍然影响着、甚至主导着政治斗争，所以圣殿骑士团时常成为论战者手中的武器。总之，中世纪学者在研究圣殿骑士团时，大多抱着自己的目的、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评判它，由此而得出的结论很少带有科学性、公正性和中立性。所以，中世纪对圣殿骑士团的研究虽然为后世提供了大量的历史

① Evelin Lord, *The Knights Templar In Britai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2, p. 208.

② 12世纪法国修士圣诺伯特于普雷蒙特雷创立的修会。

③ 近代的开端一般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为标志，但是此后的许多圣殿骑士团研究作品仍然带有中世纪的显著特征，因此本章也将其划入中世纪史学之列；本章的分期对象是学术史，而不是世界史。

资料，但是也凸显了其历史局限性。

（二）18 世纪末、19 世纪初至 20 世纪初西方的研究

欧洲对圣殿骑士团重新产生兴趣是在 18 世纪后期和 19 世纪初期，此后，这种兴趣沿着两条路线发展：一个是传奇，一个是史学。

近现代圣殿骑士团传奇的开创者是共济会。追根溯源，共济会的前身是中世纪的手工业行会，其组织名称“freemason”原意为“自由石匠”，今译为“共济会”，是中世纪诸多行会中的一种。因为从其领主获得了免除封建义务的特权，它具有某种程度的自治地位，被称为“自由工匠”。共济会拥有自己的章程、礼仪和习俗；内部分为师傅、满师学徒工和学徒三个等级；会员之间是平等互助关系；具有排他性。它是一个国际性组织，但是各地分会之间只具有松散的联合关系。^① 这些特征说明：共济会是中世纪典型的职业性行会。随着越来越多的贵族和富人加入，到 17 世纪后期，共济会已经是一个社会中上层组织了。^② 由于地位和势力的变化，在欧洲各国，它的分会时常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德意志皇帝选举和宗教战争期间，共济会时常成为各社会集团拉拢的对象；在光荣革命期间，共济会支持被废黜的詹姆斯二世，在光荣革命以后，它先是倾向于天主教会，后来又受到奥伦治王朝威廉三世宠幸，成为反对天主教的工具。这些事实说明，到 18 世纪为止，共济会已经从职业性行会转变为“投机性”行会。^③ 1737 年，苏格兰共济会会员迈克尔·拉姆齐在担任法国共济会秘书期间声称，苏格兰共济会是十字军运动的建设者和战士。虽然他没有直接说共济会与圣殿骑士团有关系，但是这是共济会寻求高贵出身的关键一步。几十年后，德国共济会宣称，圣殿骑士团从所罗门圣殿获得了秘密智慧和神奇力量。在被处以火刑之前，总团长德·莫莱将其传给了共济会。^④ 1804 年，法国共济会宣称发现了圣殿骑士团的权力移交证书：德·莫莱通过此文件将总团长职位传给了共济会会员

① Paul Naud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Freemason*, trans. Jon Graham, Rochester: Inner Traditions, 2005, pp. 83, 176 - 177.

② Evelin Lord, *The Knights Templar In Britain*, London: Pearson Education LTD, 2002, p. 215.

③ 当代史学家保罗·诺登的专著《共济会秘史》将传统共济会称为“operative freemason”，将现代共济会称为“speculative freemason”。根据现代共济会的活动特点，本文将“operative”译为“职业性”，将“speculative”译为“投机性”。作为共济会会员，保罗·诺登的立场属于职业性共济会，但是他也认为共济会与圣殿骑士团确实有着某种关系。参见 Paul Naud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Freemason*, trans. Jon Graham, Rochester: Inner Traditions, 2005, pp. 99 - 101, 244 - 246.

④ Peter Partner, *The Murdered Magicia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10 - 114.

约翰·拉米纽斯，从此代代相传。这下子，法国共济会摇身一变，成了圣殿骑士团。共济会员甚至开始在正式场合模仿圣殿骑士的穿戴：绣有红十字的白战袍、黄色丝绸裤子、白色和金色靴子。但是，法国共济会的正宗地位受到了苏格兰共济会的挑战。后者声称，圣殿骑士团遭到镇压以后，奥沃涅（Auvergne）分团长彼埃尔·多蒙携部下化装成石匠逃到苏格兰，加入了那里的共济会，^①因此，苏格兰共济会才是圣殿骑士团的正宗传人。于是，在被取缔近500年后，圣殿骑士团又有了2个传人。到底谁是正宗，它何以几百年以后才浮出水面，恐怕只有这种传奇的始作俑者才心知肚明。

除共济会自得其乐的牵强附会以外，欧洲社会还流传着一种因果报应之说。1314年3月18日，圣殿骑士团总团长被恼羞成怒的法国国王和异端裁判所处以火刑。1个月后，教皇去世；7个月后，法国国王在狩猎时堕马而亡。圣殿骑士团一案的主要当事人在同一年死去，纯属巧合。但是有人不这么看。1328年的编年史学家这样记述：总团长德·莫莱在火刑架上宣布，迫害圣殿骑士团的罪魁祸首将在1年内遭到上帝的惩罚。而教皇和国王的死应验了这个诅咒。卡德·加西阔（Cadet Gassicourt）1796年出版的《雅克·莫莱之死》一书声称，德·莫莱被捕后被囚禁于巴士底狱，他料到自己将性命不保，于是就责成侄子博热（Beaujeu）组织4个分团，向教皇和法国国王报复。法国大革命就是圣殿骑士团的后继者策划的阴谋。处死路易十六的断头台就来自于总团长莫莱遭受刑讯的塔楼。因此，路易十六之死就是法国王室遭受诅咒的结果。^②其实，这个路易十六与几百年前镇压圣殿骑士团的腓力四世根本就不属于同一个家族，即使有诅咒，也不该落到他的头上。但是，传奇作家们不管这些，他们继续演义。约翰·罗宾逊说，在1308年，许多圣殿骑士没有被缉拿归案，他们转入地下，组织了一个秘密组织，1381年英国的农民起义就是他们发动的。^③

共济会对历史的附会和因果报应之说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产生了广

^① Paul Naud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Freemason*, trans. Jon Graham, Rochester: Inner Traditions, 2005, p. 99.

^② Paul Naudon, *The Secret History of Freemason*, trans. Jon Graham, Rochester: Inner Traditions, 2005, p98; Malcolm Barber, *The New Knighthood: A History of the Order of the Temp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 314-315, 318.

^③ John Robinson, *Born in Blood: The Last Secrets of Freemasonry*, London: Evans, 1990, pp. 125-127.